

陈继儒嘉兴诗文交游考

李 菁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 陈继儒是晚明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名士,他与嘉兴文人交往十分密切,很多诗文的创作都在嘉兴展开,嘉兴诗文交游成为帮助他谋求生计、增加见识、形成学术思想及创作风格的重要活动。本文通过对陈继儒在嘉兴的行踪遗迹及其与嘉兴名士的诗文交往情况进行考述,全面探索陈继儒的思想及诗文创作来源,同时也展现晚明嘉兴文人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关键词〕 陈继儒;晚明;嘉兴;交游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23(2012)04-0003-03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晚明时期名冠东南的大山人。其29岁弃青襟过上了隐居生活,并以其隐士的身份撰写了《陈眉公先生全集》《晚香堂小品》《白石樵真稿》《眉公诗钞》等大量的诗文杂著,在当时被推为名士。

《明史》本纪评其曰:“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闻强识,经史诸子,术技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校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詮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征请诗文者无虚日。性喜奖掖士类,履常满户外,片言酬应,莫不当意去。”^{〔1〕}对他的为人及为文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清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也具体描述了陈继儒的才学及其在晚明社会的影响:“少为高才生,与董玄宰、王辰玉齐名。仲醇为人,重然诺,饶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阴符之学。……娄东四王公雅重仲醇,两父子弟如云,争与仲醇为友,惟恐不得当也。”^{〔2〕}

由上可见,陈继儒是个名气大、喜交游且热心肠的人。他的交游足迹遍及江浙一带,与嘉兴联系尤为密切。在晚明,嘉兴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出现了一大批才学之士,唱和风气浓重。本文旨在辑取陈继儒与嘉兴籍名士诗文唱和交往情况进行考述,以探寻陈继儒的学术思想成因及生活状态,并进一步挖掘晚明嘉兴文士的思想及文学创作状况。由于陈继儒交往的嘉兴名士较多,本文择其要者述之。

一、陈继儒与周履靖的交游

周履靖也是一位隐逸之士,他兴趣广博并有着与陈继儒相似的生活经历——两人都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而未中,随后都弃科举隐居山林。^①两人的兴趣爱好亦十分相似,喜清赏游玩、读书著述、收藏金石字画,精通诗词、书画、戏曲、医学及养生之道,号称为“山人”。故周虽年长16岁,但并未影响两人的交往,身份认同感及相契合的兴趣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陈继儒曾在万历壬辰年(1592年)九月与董其昌来嘉兴品画,并与周履靖在鸳湖泛舟,吟诗作赋。^{〔3〕}万历二十二年秋(1594年),52岁的周履靖乘一叶小舟来访陈继儒于宝颜堂。当时高朋满座,周履靖与陈继儒等人以诗相和。吟咏歌罢,头簪菊枝而别,非常快意。周履靖在《鸳湖唱和稿》中记载:

甲午之秋放棹,华亭访友餐鲈,因逢仲醇试观世声,簪

菊开遍三径,欣阅人目,主人乃置酒花畔,笑歌促膝,酣后语及畴昔鸳湖泛舟倡和之兴,出示漫稿,索余追和,持归倚韵磨之惜。阳春白雪,胡能仿佛,第罄一时漫典耳,倘以诗语,则吾岂敢。^{〔4〕}

此次吟咏的诗歌被周履靖汇编成册,名曰“泛柳吟”,而陈继儒则亲自作序。出于对嘉兴人文情怀的兴趣,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间陈继儒在嘉兴坐馆授徒。在此期间,他得以结交诸多的嘉兴士子并游览嘉兴的美景,其中周履靖是他常访之人。《晚香堂小品》载:“万历二十三年乙未,至嘉禾过访周履靖。”^{〔5〕}嘉兴的烟雨楼及鸳湖风景秀美,他与周履靖在这些地方或垂钓,或放舟,或吟诗作赋,兴致盎然。周履靖所编《鸳湖唱和稿》中有《和陈仲醇雨中过烟雨楼题壁》《和陈仲醇游鸳湖四首》《索仲醇鸳湖唱和稿序二绝》等诗文,多处提及他与陈继儒的诗文唱和情况。往来唱和加深了彼此的友情,周履靖《梅颠稿选》中有多首写给陈继儒的送别诗,充分表达了友人分别时浓厚的离愁别绪。如:

分手江亭上,离情酒一觞。吴山云际断,越水望中长。芳草迷征袂,飞花点去装。他时明月下,两地可相望。^{〔6〕}
《别仲醇》

相送出鸳湖,令人情绪孤。愁云连野水,别泪洒征途。霜色明溪树,风声吼岸芦。还家思白社,可寄信音无。^{〔6〕}
《送仲醇还吴淞》

诗中,离别时依依不舍的心绪跃然纸上,而从对下次相见的期待中,更可知两人情感的共鸣与相知相惜非比一般。周履靖精通戏曲,善于作词,他的词风时而清新时而浓艳,常有曲化倾向。这一点与陈继儒颇为相似,陈继儒非常欣赏周履靖的词作,他曾作诗夸赞道:“谪来尘劫度年华,仙府词臣第一家。”^{〔7〕}

在陈继儒心中,周履靖是个颇有个性,率真自然又才情颇高的人。周履靖隐居不仕,喜好梅花,居地环植梅百株以自娱,为人狂放不羁。他在《梅颠子像赞》中评价周履靖:“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肠,吾与尔归去来。”^{〔8〕}陈继儒显然也把周履靖当成一个意气相投的知心好友,不仅在文集中多次提及周履靖,并给他写了《赠梅颠道人三首》《梅颠道人歌》《泛柳吟序》《题梅墟屋壁》等诗文。周履靖的《泛柳吟》、《螺冠子诗余》等作品写好后,陈继儒还专门帮周履靖整理

〔收稿日期〕 2012-02-25

〔作者简介〕 李菁(1979—),女,江西赣州人,嘉兴学院文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2010年浙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嘉兴刻书史”子成果之一,课题编号:10CG01YB。

汇集起来,编成《梅颠稿选》二十卷并亲自作序,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其书记载:“履靖有夷门广牍,已著录,所著有《闲云稿》、《泛柳吟》、《咏物诗》、《螺冠子诗余》、《茹草编》诸集。陈继儒汇而选之,以成此编,盖二人气类相近也。”^{[6](P505)}

由于与周履靖的相识,嘉兴的烟雨楼、鸳鸯湖等处留下了很多陈继儒和周履靖写的诗篇,只在烟雨楼这一处,陈继儒就写有《烟雨楼坐月》《夜登烟雨楼》《登烟雨楼值雨》《重登烟雨楼》等多首诗歌。这不仅给陈继儒个人的诗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同样也给嘉兴美景增添了一种别样的人文气息。周履靖狂放不羁的个性及多样化的才华,给陈继儒提供了多方面的识见。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冬至日,陈继儒写成《太平清话》四卷,其中十几处提到在嘉兴的见闻,足见他嘉兴文人交游之丰富。

二、陈继儒与秋潭的交游

在晚明时代,宦党握政,科考艰难,使得众多士子无缘仕途。吴越文人寄居其间,为远离世事多喜谈禅,矫言尚幽,陈继儒也不例外。秋潭为晚明嘉兴金明寺高僧,能诗文,善书法,禅学功底深厚。^[2]

《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载:“修竹百竿,晨夕手自拂拭。客至,拾落叶煮茶,移时无寒暄语。吴越士大夫慕谒者接踵。其所修心契者,隐者吴少君、殷方叔、陈仲醇也。诗名满东南,而无专集,随手散去。日煨品字柴,支折脚铛,啜啜黄叶堆。少君拟为画彻一论,亦就诗论之耳。”^{[2](P717-718)}陈继儒本人对禅学兴趣浓厚并兼习禅教,两人因禅而结缘,成为了磁石相吸的朋友。他和秋潭禅师相交三十余年,经常是“晚投黄叶庵,修竹百竿,老梗一树,村深水曲,鸡号磷飞,一味暗然快坐而已”^{[5](P220)},与这位善于修心养性的禅师极为契合。

《束包彦平》中记:“秋潭上人,吾师也。”^{[7](P190)}在禅宗修习方面,陈继儒把秋潭当成自己的老师,经常向秋潭学习禅教。陈继儒写有《夜访秋潭》《秋潭限韵二首》《赠秋潭僧》等诗,表达出他对这位禅友的欣赏之情,如《赠秋潭僧》中写道:

人与寒云淡,身如和叶轻。非关住禅寂,兼欲遁诗名。萝月辞潭影,松风迂名声。为怜苔藓碧,不敢下阶行。^{[7](P37)}

倘若陈继儒过往嘉兴,常访之人便是秋潭,周履靖《梅颠稿选》卷十一中曾记载暮春时节陈继儒与自己同访秋潭的情形:

桃花落尽麦风凉,有客相携过法堂。殿角危巢棲老鹤,溪边野竹映残阳。谈诗树底僧同和,煮石花间客共尝。宿鸟投林归兴急,扶节争爱月流光。^{[6](P424)}

在一派春光明媚的时节,选一个风景优美的处所,三人共同谈诗论道,击节唱和,兴致盎然。除唱和之外,他们还携手同游。《陈眉公先生全集·与秋潭师云间游山记》载:“万历三十九年八月,秋潭访陈继儒于天马山墓田丙舍,明日两人相携游。”^[9]可见秋潭对陈继儒亦十分欣赏,多年的交往早已使他们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他常用诗篇寄托对异地友人的思念与关怀,如在《寄陈眉公》中写道:“思君幽兴满江波,出浦同谁买钓蓑。倘问西林禅寂处,春风竹比旧时多。”^[10]

可以说与秋潭这位朋友的交往,不仅丰富了陈继儒对禅宗思想的认知,使他学习了修身之道,进一步参悟了禅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如《小窗幽记》《安得长者言》《岩栖幽事》的产生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在陈继儒的诗歌及小品文中有不少带禅意的文字,他常以禅悟思想入笔,描绘自己远离尘嚣、豁达淡泊的田园生活;而其书画创作讲究清幽脱俗、简淡古朴、气韵空灵的风格,这都与禅宗追求的意境相符合。

三、陈继儒与殷仲春的交游

陈继儒与殷仲春相识于在包拯芳家坐馆期间。殷仲春善书法、诗文,在吴中一地已小有名气。^[9]秀水县志载:“殷仲春楷书骏逼晋唐,有葆楮厂赋,为时所重,陋室几不能御风,日弦歌,卖药澹如也。有子名志伊,胼胝粪田而好读晋史,父子皆能酒,尝分杖头之半篝灯夜诵,遇显者辄引避,吴中名士多延颈交之。”^[11]

陈继儒在包氏家授徒时便闻殷仲春时名,为识其人,他还慕名去殷仲春家中拜访。《万历秀水县志》中载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陈继儒在秀州授经并寻访殷仲春的情形,诗作《春日访殷仲春》中记:“樱桃花开春可怜,何处游人不放船,却嫌白头殷处士,鸬鹚声外独耕田。”赠其子志伊云:“一领青囊五尺锄,日斜树叶没茆庐。归来濯足城边石,曲录床头读晋书。”^{[11](P52)}表达出对他们父子二人渔樵耕读的田园生活的称美。

此后,他们又陆续有多次来往,关系密切。万历辛丑年(1601年),殷仲春的父亲七十大寿,陈继儒为此往秀州,为殷父作《寿殷太公七十序》。^{[8](P134)}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冬,陈继儒在沈思孝的快雪堂同殷仲春、姚士舜、王叔民等论诗唱和。^{[7](P108)}此外,两人还在一起饮酒赋诗,互赏书画,来度过闲暇的林下生活。陈继儒在《题画赠殷方叔》一诗中写道:“五十孝子忘拙醜,小舫自缚门前柳。醉笔荻荻似蚕走,一幅云山一杯酒。”^[12]颇有闲逸之趣。殷仲春死后,陈继儒非常怀念这位老友,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叙述了与这位朋友的友谊,言辞中对其颇为推崇:

古者六十,不越疆弔,我来哭公,厥惟同调。忆昔丁酉,授经秀州,如兰之交,渺焉寡俦,侧闻高贤,曰殷方叔。栖寄西郊,揭裘草屋,杖策访之,请灵光赋。烂然天真,居然德素,既得其父,复得其子,父子挑灯,丹铅经史。隐德升闻,多长者车,生皆立传,登邑志书,远近男女,延以视疾,穷巷陋居,伧僂以入,沉疴立起,清誉益彰,肃之宾筵。祭酒于乡,温温恭士,谦谦吉人,身名俱泰,治比其邻。^{[8](P167)}

与殷仲春的如兰之交使陈继儒在书法、诗文方面得到了切磋交流。尤其难得的是殷仲春还是一位目录学家,他结合自己所见及医学经验编订了一本《医藏书目》,这本书考订了古籍源流,保存了很多古代医学的思想观点,具有重要目录学和中医文献学价值,同时也是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殷仲春对医术的精通也使陈继儒学到了很多养生之道,在医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随后几年,陈继儒汇集道家、医家之学,编著成《养生肤语》,为后人饮食起居、日常保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陈继儒与包拯芳的交游

包拯芳是晚明时期嘉兴有名的刻书、藏书家。^[4]其家祖孙四代三进士,在嘉兴一地颇具影响力,在浙江刻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陈继儒与嘉兴的几个名门望族如项氏、包氏均有着密切的交往,并于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五年在包氏家坐馆授徒。包拯芳大陈继儒24岁,但他为人豁达宽厚,不以年龄取人,对陈继儒的才学十分欣赏并引陈继儒为小友。

陈继儒对给他提供过帮助的包拯芳非常敬重,不仅佩服他的学问,更称道他的为人,并常向这些前辈虚心求教。《陈眉公先生全集年谱卷》载:“万历乙未年(1595年),与嘉禾包学宪瑞溪公、延迪鸿逵、鹤龄等人切磋学问,并付秘籍于梨棗。”^[13]包拯芳六十大寿,陈继儒专门写寿文给包拯芳祝寿,并极赞他的言行。《寿包瑞溪老先生六十序》中云:“先生以癸巳称六十矣,性简重,不敢以牲礼钟鼓勤其乡之宗人宾客。乃与觥觥子出而游于峰泖之滨。不佞其先生之小友也。……修布衣之交,然后退而少尽其奇,先生所谓天下之至人也。”^{[7](P128)}1596年包拯芳逝世后,陈继儒感到非常遗憾与痛心,写下《祭学宪包瑞溪》、《包学宪墓表》及《贵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瑞溪公公暨配诱诰封安人曹氏墓志铭》等几篇纪念性的文章,以表达对包拯芳的敬佩及推赏之情。

与包拯芳的交往,不仅使尚在发展时期的陈继儒有机会坐馆授徒,解决了谋生问题,更使他识见了很多好书与好友,扩展了眼界。交往期间他结识了钱继登、钱士升、钱士晋、沈孚先、屠叔方、殷仲春父子等人,阅读了包拯芳收藏的好书,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的素材与活力。对于这段经历,陈继儒一直非常怀念,他曾在《与董玄宰》中谈及:“余今年馆于包项二家,其子弟其师,杜门谢客,眠渐高之日。读未读之书,不惟资辅聪益。兼事汰洗,悔尤知兄闻之为一开眉睫也。”^{[7](P179)}此外,包拯芳爱书藏书及宁静、淡泊、旷达的品质都对陈继儒思想的成熟与定(下转第29页)

林纾最初从事翻译时,国人还处于闭关锁国政策的统治之下。人们虽然认识到西方有比中国优越的坚船利炮和政治制度,但对西方文学却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林译小说的问世令世人耳目一新,为之震撼。

就林纾的译著而言,翻译中大量使用了归化的策略。如果仅从语言转换的角度来分析林译中的归化现象是无法得出满意答案的,这得从林纾所处的那个时代对译本的操纵谈起。林纾所处的时代,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多数人仍只承认西方科技上优于本国,而在文化上却远远落后。他们只相信中土有辉煌的文化,对外来文化则持否定态度。在此情形下,翻译文学的地位自然处于劣势,且当时社会对外国文学作品及翻译持有蔑视态度。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主导理念:“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居先,西学居后;中学为本,西学是末;中学存于内,西学形于外。

自幼饱读圣贤书的林纾,从初涉翻译就把翻译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了一起。为让晚清士子接受他译著传达的思想,他总是以本国文化的标准去选择、改造和重构异域文本。林纾深受孔孟思想熏陶,把礼教看得很重,遇到原文中不合礼义者自便行删改,遇合乎孔孟之道者照译甚至渲染。林纾采用意译的方法,对原作删改较多。如塞万提斯的长篇巨著《堂吉珂德》,林译《魔侠传》却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林纾有深厚的古文根基,一旦觉得原文有缺陷,就情不自禁地修改起来。钱钟书先生曾说:“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钱钟书,1981:32)

四、晚清翻译小说的影响

中国传统小说虽然数量不少,但实际上只有讲史和传奇两个类型。然而外国小说却有更多类型,如政治小说、科幻冒险小说及侦探小说。通过译介这些小说,不仅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创作,而且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使国人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提高科学认识。外国小说的大量译介提高了小说在传统文学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学注重“文以载道”,小说难登大雅之堂,许多小说家最初甚至在作品中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译介,“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之类的传闻等各种因素却使得小说的地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林纾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不仅使得守旧派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主流文学观念的一大改变,并且影响了新一代求学的年轻人,如周氏兄弟、钱钟书等。钱钟书先生曾回忆说:

(上接第4页)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五、结语

明清之际,江浙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嘉兴府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重镇。嘉兴名士不仅为陈继儒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为他谋求生计、开拓思想与眼界提供了物质与精神的支持。嘉兴交游使陈继儒的创作题材与风格更加多样化,出现了一个创作的小高峰。在此时期他创作出大量的赠序、墓表、游记散文及一些写景抒情诗,其文名也远播江浙一带。在与众多学人的交往过程中,陈继儒的文学思想也逐渐成熟和深化,他吸收友人之精华,博取众长,形成了自己“文以娱情”与“文以致用”驳杂却又统一的文学观念。可以说陈继儒的嘉兴交游是研究陈继儒的一个重要切入口,也为全面研究陈继儒文学思想的形成起了一个重要的铺垫作用。

[注 释]

- ①周履靖(1542—1632),字逸之,号螺冠子,自号梅颠道人,浙江秀水人。好金石,工各体书法,专力为古文诗词,善作戏曲,又好刻书,所刻有《十六名姬诗》等。诗词有《闲云稿》《泛柳吟》《咏物诗》《螺冠子诗余》《茹草编》诸集。另有《夷门广牍》一百二十六卷、《锦笺记》传奇一本。
- ②释智舷,生卒年不详。字苇如,号秋潭,秀水金明寺僧,嘉兴人。
- ③殷仲春,生卒年不详。字方叔,自号东皋居士,浙江秀水人。生平主要活动在万历至崇祯年间,所著有《医藏目录》、《楼老堂集》。
- ④包拯芳(1534—1596),字子柳,号端溪,浙江嘉兴人。明官员、藏书家。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刑部主事、贵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狄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钱钟书,1981:24)而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又直接促进了他们对小说的创作。

其次,晚清翻译小说通过对整个社会道德、习俗、观念的影响进而改变小说家的文学观念,使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1898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茶花女为爱情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及其凄美的爱情悲剧,使无数读者心潮激荡。严复在《出都留别林畏庐》中叹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迦茵小传》,对中国传统的贞操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林纾所译的《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为人们树立了实业立国的观念。此外西方小说中的自由平等观念、价值观念等也通过翻译得以广泛传播。反映在小说创作上,以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大量出现,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把封建官僚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晚清翻译小说尽管存在许多缺陷,如对原著不忠实、政治目的性强、总体成就不够大等等,但是我们应结合晚清特殊的时代背景来看翻译。通过梁、林二人的翻译可以清楚地看出翻译中隐含了各种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并进一步认识到晚清小说翻译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可以说,没有晚清翻译,就没有现代文学。

[参 考 文 献]

-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 [2]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崔波.晚清翻译与“翻译的政治”[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4).
- [4]费小平.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5]李杨.以晚清为方法[J].渤海大学学报,2007,(2).
-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7]王宏志.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J].中国比较文学,2001,(2).
- [8]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ram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责任编辑:石盛磊]

州提学使、吏部郎中等职。著有《古辨》《古述》《今述》,刻印有包节辑《苑诗类选》三十卷,宋释祖咏《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一卷,元释文才《肇论疏游刃》三卷等。

[参 考 文 献]

- [1]张庭玉.明史:298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7631.
-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37.
- [3]陈继儒.书画史:卷一[M].四库存目丛刊本.山东:齐鲁书社,1995:345.
- [4]周履靖.鸳湖唱和稿:1792册[M].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中华民国二十五年):69.
- [5]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四[M].上海:杂志公司,1936.
- [6]周履靖.梅颠稿选:卷七[M].四库存目丛刊本集部187.山东:齐鲁书社,1995:395.
- [7]陈继儒.陈眉公集:卷三[M].续修四库全书本13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3.
- [8]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十五[M].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6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45.
- [9]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二十二[M].明崇祯吴震元刻本.
- [10]秋潭.黄叶庵诗草:卷一[M].四库禁毁丛刊本集部182册,明钞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11]李培修.黄洪宪.万历秀水县志[M].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金容镜之校补本.
- [12]陈继儒.眉公诗钞:卷八[M].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67.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0.
- [13]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年谱卷[M].明崇祯吴震元刻本.

[责任编辑:毕檀欣]